

春秋左氏傳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

杜氏晉晉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

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

已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  
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  
其君頹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  
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  
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  
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  
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

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  
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  
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  
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

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  
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  
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  
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

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  
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  
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



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由  
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  
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

逢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  
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  
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  
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而死弗聽丁未王緘諡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  
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  
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  
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  
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  
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  
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  
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聽言則對諛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  
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  
乙巳及晉虒父盟夏六  
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  
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  
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



伐晉以報穀之役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  
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  
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  
秦拜賜之師戰於穀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  
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  
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  
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狼睥怒其友曰盍死之睥  
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  
與女爲難睥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  
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  
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  
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  
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  
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  
趙城子言於諸大夫曰秦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  
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  
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  
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

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  
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  
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  
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  
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  
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

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

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

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



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  
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

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  
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

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闕

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  
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  
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  
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  
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  
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  
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  
圍江雨冬蝨于宋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

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而益于宋冬公敗晉  
師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  
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  
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  
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  
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  
曰予以采芣繫于沼于沚于  
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



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  
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子桑有焉秋雨蝨于宋  
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  
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  
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  
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  
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  
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  
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  
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  
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

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  
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  
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  
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

會正逆婦姜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  
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  
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  
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  
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  
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  
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  
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

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  
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  
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  
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  
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  
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玦



十茲

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

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

薨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

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  
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  
入郟秋楚人滅六冬十月  
甲申許男業卒吳冬為風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  
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初郤叛楚即秦又貳於楚  
夏秦人入郤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  
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巳之無援哀哉晉陽處  
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  
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  
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  
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

子纘貞子霍伯白季皆卒

經六年春苑許僖公夏季

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  
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  
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  
告月猶朝于廟而不實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  
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  
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  
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  
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  
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  
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  
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  
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  
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



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  
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

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  
宜哉死而弃臣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  
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  
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

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  
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  
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  
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

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  
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  
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  
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  
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  
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  
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

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  
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  
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  
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  
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臣

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  
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  
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  
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

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  
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  
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  
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  
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



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  
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  
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  
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  
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

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  
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  
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  
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

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  
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  
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非子盡  
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  
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

棄時政也何以爲臣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  
戌取須句遂城郟夏四月  
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  
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  
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

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  
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  
孫敖如莒涖盟入其大  
傳七年春公伐邾聞晉難  
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  
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  
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  
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  
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  
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  
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  
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  
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  
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  
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  
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  
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  
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  
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

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  
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

立而外求君將焉寔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  
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  
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

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  
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  
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  
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  
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  
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  
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  
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  
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

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  
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  
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  
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  
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

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



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  
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  
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  
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  
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  
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  
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  
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  
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  
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  
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  
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

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  
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  
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  
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  
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  
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晉郤

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  
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  
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  
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  
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



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  
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  
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  
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  
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  
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已氏焉宋襄夫人襄王

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  
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  
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叩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

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  
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  
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  
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

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  
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  
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  
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  
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

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  
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  
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  
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  
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  
葬<sup>十</sup>曹曰共公鴆衛射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  
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  
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  
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  
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  
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臯以伐  
鄭囚公子堅公子尫及樂



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  
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  
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

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  
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  
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  
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  
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祿禮也諸侯相

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  
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與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  
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  
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

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初

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

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

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  
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  
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  
遂止之使爲商公泓漢沂  
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  
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

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  
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  
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  
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秋  
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  
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

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  
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  
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  
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

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  
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  
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  
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



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  
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  
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  
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

春秋左傳卷八  
晉郤缺  
子遂如

春秋卷第八

為左孟期思公

釐子也韞司馬子也

愛無以猶宜乎風俗之會

藪園鉢是亦非鞞也

樂柔而亦發母也

亦何靈也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  
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

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

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

大心敗麋師於防渚潘崇

復伐麋至于錫穴夏叔仲

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  
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  
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  
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  
害也鄆瞞侵齊遂伐我公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

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

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  
之而彫班御皇父充石公子  
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  
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  
於是以前賞而班使食其

征謂之郤門晉之滅潞也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  
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  
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邠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  
國人弗徇也夫鍾與叔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邠  
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  
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

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  
帥師城諸及鄆陳晉民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  
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邾  
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

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

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  
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  
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  
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  
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  
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  
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  
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  
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

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  
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  
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

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  
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  
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憚

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  
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

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

<sup>北</sup>遽<sup>十</sup>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

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  
虬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  
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

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  
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  
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  
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  
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  
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

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  
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  
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



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  
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  
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  
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爲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  
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  
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  
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  
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

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

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

賦賦四月子家賦賦載馬也之四

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

伯拜公荅拜魯五月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  
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  
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  
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  
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  
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  
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

人執子叔姬  
見  
頌  
齊  
桑  
舍  
傳十四年春  
頃王崩  
周公  
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  
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  
公使弔焉不

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  
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  
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  
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  
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  
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

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

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

免我乎爾爲之有星孛入

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

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  
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  
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  
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  
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

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

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

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

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

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穆黎

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  
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  
有穀之敗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  
而不得故二子作亂穆伯  
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  
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  
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  
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  
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

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  
喪請葬弗許宋高哀為蕭  
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  
奔貴之也齊人定懿公使

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  
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  
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



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  
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  
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  
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  
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  
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  
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

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  
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  
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  
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

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  
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  
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  
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

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  
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  
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

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  
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  
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  
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  
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

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  
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  
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  
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

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  
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  
門于句躡一人門于戾丘  
皆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  
弱不可以怠戍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  
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  
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  
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

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  
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  
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  
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

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

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  
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  
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  
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  
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  
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  
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  
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  
曰請侯君間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  
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



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  
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  
薨毀泉臺楚大饑戎伐其  
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  
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  
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  
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  
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  
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  
于句澁使廬戢黎侵庸及  
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

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  
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  
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  
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

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  
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  
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  
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  
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

從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  
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  
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

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  
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  
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  
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  
師華耦爲司馬鱗矐爲司

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  
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  
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  
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  
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



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  
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  
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  
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

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  
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  
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  
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

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  
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  
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  
虺爲司馬晉齊鄭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

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  
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  
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  
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  
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

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  
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耳姜有齊  
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  
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

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  
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  
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訃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  
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  
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  
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  
朝以葢陳事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  
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  
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  
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  
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  
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  
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  
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鯨唯  
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  
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  
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  
趙穿公墜池爲質焉秋周  
甘歎敗戎于邲垂乘其飲  
酒也冬十月鄭太子夷石

楚爲質于晉襄仲如齊拜  
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  
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  
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  
言曰臣主偷必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

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  
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  
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

弒其君庶其无申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  
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  
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

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



浴于池歎以扑扶職職怒  
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  
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  
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  
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

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  
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  
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  
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  
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  
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  
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  
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  
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

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  
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  
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  
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  
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

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  
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  
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  
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

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  
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

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  
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  
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  
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



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  
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  
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以訓則昏且無則  
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隕斃檮戡  
大臨尢降庭堅仲容叔達  
齊聖廣浞明允薦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  
之臣謂之八元此十六族  
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  
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  
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  
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

之則頑舍之則噐傲很明  
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  
之禱杙此三族也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  
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  
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謂之號食餐食舜臣堯賓于四  
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禱  
杙號食餐食投諸四裔以御示螭

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  
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



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  
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廿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

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

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

春秋卷第九

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

春煠卷第子館遂出武穆

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

黜圉卒使樂呂為司寇以